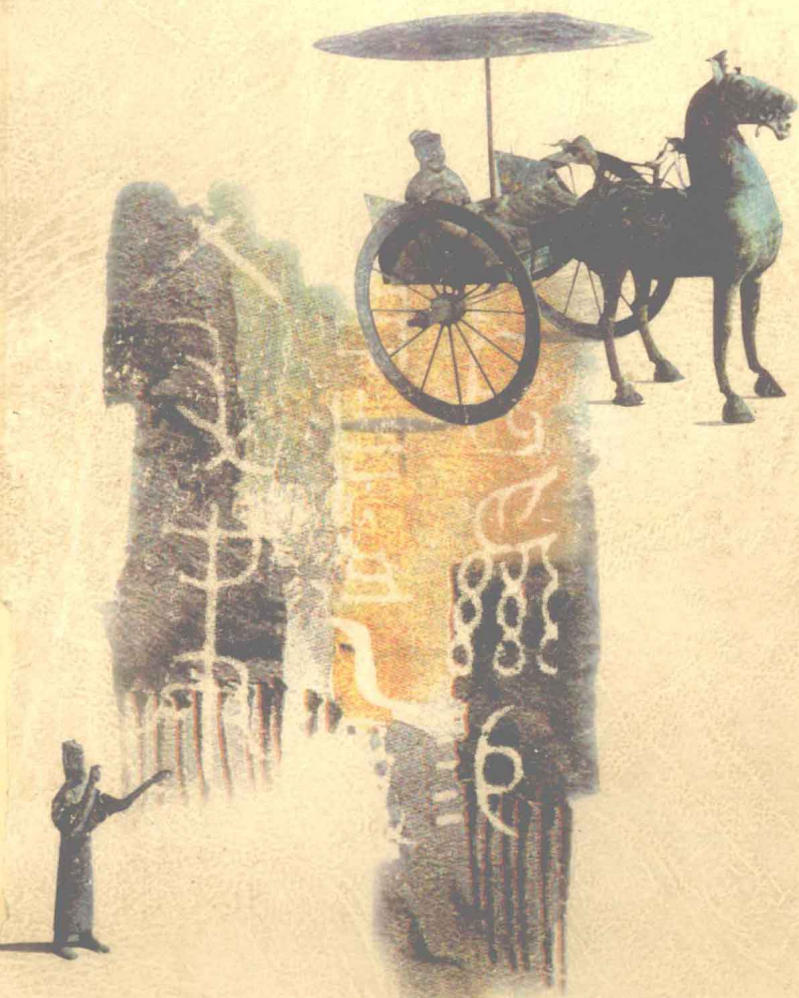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元史演义

【民国】 田騰蛟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元史演义

[民国] 田滕蛟 著

卢光绵 王经邦

明 瑶 贾 萍 点校

张秀芳 李桂英 审订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点校提要

元起朔漠，是由蒙族建立的王朝。宋宁宗开禧二年（1206），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。至蒙哥汗时，陆续攻灭西辽、西夏、金、大理。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（南宋度宗咸淳七年，1271）定国号为元。十六年（1279）灭南宋，统一全国，建都大都（今北京）。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军攻入大都，元亡。共历十五帝、163年历史。

关于元朝历史的小说历来少见。翻开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及有关书目，也找不到完整记述元朝历史的讲史小说。

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田滕蛟始撰元史演义，至宣统三年（1911）完稿。初名《残宋志》，后改名为《元史演义》。共十二卷一百回。从蒙古源流入笔，叙至世祖灭宋，始详叙元朝各代历史，直至元末张士诚、朱元璋起事，至朱元璋建立明朝止。

红杏山人《元史演义序》对本书评价很高，谓“一百回中，忽而唱大江东去，如髯苏之豪迈，可付之铁板铜琶者；忽而歌杨柳晓风，如耆卿之腻柔，可任其浅斟低唱者。”

此书比蔡东藩《元史通俗演义》完稿早10年。有商务印书馆民国11年（1922）排印本，今据以点校。

对原书中的一些文字错误进行了订正，对生僻字、词进行了注音、释义，对异体字、通假字也都统一为标准简化汉字。

点校者

1997年12月1日

元史演义序

宋之兴也，图南子谓其：“一汴、二杭、三闽、四广。”卒之帝昺（bǐng），祥兴二年二月甲申，舟覆崖山。赵氏一块肉，葬于洪波巨流之中。而夹成马香孩之裔，几乎靡有孑遗矣。嗟乎！三日潮迟，六更鼓紧；天愁水碧，树惨冬青。读史者未尝不为之酸鼻焉。

彼蒙古者，虺蜴（huǐ yì）居心，豺狼成性。虐播宸极，积污宫闱，斧钺及于尼山，月旦加之大帝，改学宫以为兰若，停科举而奉梵僧，固已纲纪无存。彝伦攸斁乃犹伐。掘陵寝，攫取金银，以理宗之首而为饮器。自古穷凶极恶之君，如秦之吕政、宋之子业、齐之高洋、隋之杨广，亦未有狂悖至斯者！使其虐焰从兹遂播，死灰不能复燃。岂非千古一大恨事哉！是则钩天独飡秦穆、张衡所以不平如意，竟与姚苌玉溪因之。兴感者矣。幸也，涪陵公凤毛乍茁，龙种犹存。以秦王之云初偕伏波之苗裔漂泊三人，艰难万状。琉球国里，茫茫蜃户之愁。萨摩洲边，点点鲛人之泪。

初，由真腊，继往暹罗，施投日本。可谓关山难越，谁怜弟子之穷；海国无涯，莫慰王孙之苦也。已熟知一龙方嫌寂寞，二马旋复追随。几年鲸浪空余，赵氏之孤，一匹蛟绡，即是镜台之兆。离占城，来上海，徘徊西子之台，踟蹰（chí chú 徘徊不前）贞娘之墓，不图航海之羁人，竟遇越公之部将。皇甫愿参帷幄，知几亦识行藏。于是卯金兄弟龙会石门。居然，夏少康之田一成众一旅焉。尺书所列，庾岭、葵倾、桂阳、草偃，驱四五千之众，褥十八王之灵，抚有建昌，群英辐辏。进

兵韶武，多士景从。则有马邑高人鹏举贤裔，胸罗星斗，腹贮韬铃，平远台前，龙首山下，茂林修竹，宛然诸葛之庐伟，概英姿卓哉。鄂王之后因之。元戎有寄专阃得人，亲劳玉趾。天上名将爰来远送香车，海外佳人又到，一时云龙、风虎、彩凤、文鸾，岂惟圣主之得贤臣，亦且淑女之配君子焉。自是星辰会合，府号翔龙。雷雨交兵，将称搏虎斩景略之首，报宏范之仇。既定广南，始正名号，开言路，兴屯田，定都邵武。据八闽之上游，枕三吴之襟带，长沙既定，旋取建州、武陵。麀兵爰射屈突，遂乃收复岳阳，分剿云梦。而荆湖之寇，以次削平矣。自宋之巨奸，如秦之长脚贾秋壑者，其后无不伏诛。夫乃叹作书者，之字挟风霜而诛奸回，于既死也，乃受褒冕，改元重康。元祐碑岂可沉埋？留梦炎真宜骂死？迨至青龙岭头显寇家之伟绩。黄金河外，破胡元之劲兵，生擒索虎，遂下桂林。当是时也，使其踊跃行师，纵横杀敌，则军声雷动。呼苍兕，以渡河；铙吹风，清抵黄龙，而痛饮浣。中原之耻雪窖填，收再造之功。烽尘净扫，返江山于炎宋，尉父老于长安。何难驱犬羊腥膻之众于幹难河外也哉？虽然佳兵，乃不祥之器，黜武非立国之谋。赵子昂委曲求和，李邦宁从容修好鸿沟，既画虎旅。爰停论玺于殿廷，扫墓于杭郡。未几，鼎湖龙泣，雕弓乌号；真人既不永年，名臣相继组谢，盖天意也。是以明祖崛起，宋祚告终。

是书始于元主之伐陵，终于明之应运。一百回中：忽而唱大江东去，如髯苏之豪迈，可付之铁板铜琶者；忽而歌杨柳风，如耆卿之腻柔，可任其浅斟低唱者。异日优孟（春秋时楚国优人。擅长滑稽讽谏。楚庄王的爱马死，拟葬以大夫之礼，左右以为不可。庄王令：谏者罪至死！优孟请葬以诸侯之礼，使举世皆知王之重马轻人。庄王及悔改）登场，梨园（唐玄宗时，在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，教练宫廷歌舞艺人。因苑名

梨园，故称梨园歌舞。有时玄宗亲加教正，学员则称“皇帝梨园弟子”，简称“梨园弟子”。后称戏班为梨园）演出，有不坠英雄之泪，发志士之悲也哉！吾友澥（xiè）天散人，具卓犖（luò 明显）之才，抱论古之识。呵壁问天，有无可奈何之想；拔剑斫地，作迴不犹人之词。才比班超。正思投笔，弹将冯铗。未免依人铁砚磨穿，梦未成乎？丁固寒毡坐破赋，或类乎子虚叹山河已过南流。惜豪杰朱久作西宾，巧于点勘之余，悉翻从前之案，匠心特妙，生面独开，乃以全书命仆作序吁。嗟乎！二陆闻而搁笔，君是左思三都，谬加序文。仆惭元晏。

红杏山人拜撰

自序

自来，云龙、风虎，征实于凤阁、鸾台。而何待于拾牙慧、放眉颦者雕脂、镂冰哉？然九牧、三长、沧海，不无流芥五难、四患，邓林犹有枯枝。此燕市夜鸿鸣为稗乘，而华亭晓鹤泪作逸，闻殆抚时感事，亦天籁之自鸣者欤。

夫儒者，而得披金匱、阅石室、校班书马记、至荣遇也。而或快恩怨，私臧否一，着佛头之粪，岂惟直覆瓿上，适以速魏收之祸耳。况乎帝纁（háng 古时冠冕上的纽带，由颌下挽上而系在笄的两端）未廓，方隅难抵，镜清皇纲，欲恢可议，不徒罅漏，则莫如元承宋统为甚。以彼淫污宸极，虐焰苍穹，几乎赤县神州尽三纲沦，而九法敎矣。而概用曲笔隳括（yǐn guā 对文章的素材剪裁组织）之何哉？且宋所以失统于元者，何误耳？自中令以一误再误之说。误昭芳、误光美、误太祖太宗。卒之有宋三百二十，无非误也。然误昭芳者，秀州犹入继高庙；误光美者，房陵不永贬涪公也耶。甚者南渡。误和，而后误国。诸奸前后实摩肩相望而卒。保令终至为国者，率多不免修德获报。其欺我乎？

昔陆贾云：“天下安危，注意将相。既与人家、国事，则松能入梦。安固不忘履霜蹈冰。而槐，或闻声危直，可补天浴日，则蓬庐风雨，维终身羊裘可也。至若冒不韪任非笑，误天下苍生，而决以麟经之讫。非人人得而斧钺者哉。”此管城子造言，楮先生好事，所以吐蜃气为楼台边耶。意者七尺昂藏不入座中之客，半生潦倒，空作壁上之观，头白有期，情根未种，汗青无日，意孽复深，彼拈花一笑者，流或将以武安况予

谓：“杀孽为实，太甚矣。”然持班管以判妍媸，颇伤长厚。而折锦笺，而寓彰瘁未入淫耶，将无作有用。佐剧谈弄假成真，不姑吃语，倘异日优孟衣冠登场，不又谓我为东都主人也耶！

嗟乎！空花一现，谁非镜里之人？石火余光，且话壶中之事，蛮触国于蜗牛、蝴蝶，醒以蕉鹿。牛、鬼、蛇、神变态，实寒心焉。但以蠡测海，信笔直书，青毡之暇，腋集一二语用恣狂妄，故是作也。始于甲辰之夏，而成于辛亥之秋。小巫之讥，知难免矣；大方貽笑，复何言哉！尚乞名卿巨手挥椽笔，以指非、点石，则骥尾可附。慎勿以蹇足蹉跎见损，是禱。时为昭阳赤奋若之岁（为太岁纪年。太岁，星名。亦名岁星、木星。约十二岁而一周天。故古人以经行之缠次纪年。《尔雅》、《史记》用之。其法：岁阳、岁阴相配。后为干支纪年取代。昭阳即癸、赤奋若即丑；岁在昭阳赤奋若，即癸丑岁，即公元1913年），桐月（民间流传阴历七月之代称之一。七月亦称巧月、霜月、兰月、瓜月、兰秋等）吉日（亦名朔日。即阴历初一）。

澥散人谨识。















